

大眾文藝叢書

生命的春天

嚴辰著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天春的命生

著辰 嚴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生命的春天

著者 肖辰

印行者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
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號二五號
天下圖書公司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一九四九年十月
北華印造局京北在第一版

目 錄

路	一
我們的隊伍	八
春耕	一八
神兵連	三八
八年	四四
送別兩章	五二
生命的春天	五九
沒法爲你們立一支墓碑	六七
給美國人	七八
來	七八
迎解放軍	八二

路

—

一九三五年，
那時我十四歲。

當紅軍像火炬一樣，

照耀過我們村莊的時候，

年青人都睜大了

那一直摸索在黑暗裏的眼睛，

奮不顧身的

投進了大革命的烈燄。

我也想擺脫，

終年吃不飽肚的
給地主攔牛的生活。

可是，父親揚看鞭，
暴怒地警告我：

「孽種！你敢去！
當心剝掉你的癩狗皮；
窮人就該安分守己，
別聽信了土匪們的哄騙。」

半夜裡，

我還是悄悄價偷跑了，
追上那遠去的隊伍。

隊長說我太年輕，
扛不動沉重的槍，
授給我一支紅旗，
要我走在隊伍的最前列。

我用發抖的手接過旗子，
興奮得一夜沒睡着覺，
我摸弄那滑潤的綢子，
親暱地緊貼着她，
就像緊貼在媽媽的懷裏。

第二天我天不明起來，
等待出發去新的地方；
誰知隊伍却重又折回，

正經過昨天才離開的我們的村莊。

我一半怕懼，

一半害臊，

用紅旗的一角遮掩着臉，

很快地走過了自己的家門。

可是，

我心裡挺驕傲，

——我到底當了紅軍啦！

二

革命推翻了「舊社會」，
窮得光溜溜的父親，
分到了土地，

過着勤快而又寬裕的光景。

這時

我不再抗着紅旗，

抗着的是敵人那兒奪來的槍支；

我也不再是

一個「落後意識」的農民，

而成為勇敢的戰士，

忠誠的布爾塞維克了。

當我們的隊伍，

爲了前線去抗日，

又一次經過我們的莊村；

我不再掩着臉，

而是挺起結實的胸膛，
像一隻英武的鷹那麼飛過。

父親看到我，

撫着我的肩，

撫着我的槍支，

抖動了一會灰白的鬍鬚，

不安而又激奮的說：

「娃，好好幹吧！」

你的路——

你的路是寬大正直的……。」

我並不驕傲，

只暗暗地慚愧——

「我們還沒有使父親
和父親一樣被壓榨的農民，
完完全全地解放出來！

——那除非等我們

趕跑了兜殘的鬼子以後……」

高高地抗着槍

我向父親行着注目禮，

又毫不遲疑的

跑過了自家的村莊。

一九四一、九月、三邊

我們的隊伍

我們的陝甘游擊小組，

剛結合起來的時候，

一滿才十多個人——

十多個逼得無路可走的農民。

隊伍沒有一定的駐所，

隊員也沒有高度的政治覺醒，

只靠了幾桿土槍，

一些馬刀和矛子，

亂七八糟地武裝了起來。

除掉武器，

我們身上空無所有——

要吃飯時，

摘個南瓜剜去肉瓢，

把空壳當做碗碟；

沒有筷子嗎？

用手、用高粱桿、用樹枝。

飯常是煮得半生，

白菜來不及洗，

就連泥帶漿倒向鍋裡，

沒有油鹽，

菜味淡而青澀，

咀嚼起來

牙齒縫裡殺殺作響。

——可是我們吃得很痛快，
肚子總是飽飽的。

晚上睡覺，

沒有灰毯和棉被；
夏夜把門板做床，

冬天就和身的

鑽進煖烘烘的乾草堆裡。
——我們一樣睡得很甜蜜。

(我們是貧窮的隊伍，
我們是散漫的隊伍)

隊長是個厲害傢伙，

二

我們擁護他，

卻並不和他客氣。

輪到他做飯，

要是煮得慢些，

有人就罵——

「肚子餓得咕咕響哩，
煮飯的掉進鍋去啦？」

隊伍行進時，

隊長騎着蒙古馬，

趕前趕後的指揮；

有人攔住馬頭叫：

「老劉老劉！」

下來讓我騎一下嘛！」

他就笑着跳下來。

我們同隊長不分彼此，
大家佩服他，
當他像自己的親兄弟。

隊伍垮了，
並沒有人洩氣，

我們重又聚集攏來，
圍繞在隊長身邊，

高舉起永不屈撓的戰旗！

(我們是兄弟的隊伍，

我們是堅韌的隊伍)

三

像河川流向大海，

貧苦的農民歸向我們，

隊伍迅速地擴大……

我們從敵人那裡，

繳獲了槍彈和糧食，

武裝着自己，養育着自己。

我們開始抗起

新式的快槍，

每人還發三顆槍子，

和自製的碗口般大的手榴彈。

——這是我們的寶貝，